

徐樹錚徐道鄰父子(下)

王覺源

(本文插圖刊43、44頁)

詩聯文學斐然可觀

徐樹錚為民國史上叱咤風雲的人物之一，不特曉暢軍事，嫻於政治，即對經史詩文，亦有相當素養。雖常從事軍事政治活動，性尤好學，勤於研究。雖舟車旅行，必載書以隨。如由北京至庫倫，車中僅置漢書一部。及任邊帥，終不失其秀才儒雅風度。尤愛結納文學人士，談經論道。素與海內宿儒柯劭志、林琴南、馬其昶、姚永樸諸人遊。且向林琴南執弟子禮甚恭。故其詩文造詣，皆具相當功候，斐然可觀。文工駢體，極典麗喬皇之致。詩有唐人味，如「萬馬無聲秋塞月，一燈有味夜窗書」；「美人顏色千絲髮，大將功名萬馬蹄」等句，最為人所傳誦。

徐樹錚所作「視昔軒遺稿」，固多可誦之作，非僅詩以人傳也。其對月詩云：

狼豕狐鼠託宗盟，老猾乘權卒自傾。
冠冕一朝悲毀裂，龍蛇無數起飛鳴；
高炎早伏秋來訊，暮雨能摧郭外晴；
月色橫空雲影去，男兒襟抱與同情。
又云：

購我頭顱十萬金，真能忘我亦知音。
閉門大索喧嚴令，側帽清遊放醉吟；
白日歌沉燕市筑，滄溟夢引海角琴；
雲天不盡縷綿意，敢負平生報國心。
蓄意雖極隱晦，但氣壯詞雄，音韻鏗鏘，自是英雄吐屬。

張勳於北平導演溥儀復辟，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館，張鎮芳、雷震春、康有為、劉廷琛、萬繩柎、梁敦彥、胡嗣瑗等，則彈冠相慶。段祺瑞聞變，在天津馬廠誓師，進軍北京。張勳不敵，逃入荷蘭使館，復辟活劇以終。按復辟主角張勳，字少軒，江西奉新人。少為某姓僕傭，得許振樟函介，入廣西提督蘇春元之門。蘇氏遠戍邊塞，喜結納朝廷權要，常命張勳入京，多方活動，因得結識清宮太監總管李蓮英，側身宮闈。當慈禧西狩時，張勳隨從護駕，通夜不眠，受慈禧賞識，一歲數遷，遂居高官。張勳飲水思源，入民國後，始終保留髮辮，人稱「辮帥」。欲圖報恩，遂有復辟之舉發生。其實張勳出身微賤，不學無術，徒受一班政客與遺老包圍，不知審情度勢，盲目妄動，卒致敗亡。徐樹錚時任段祺瑞的參謀

長，撰聯以悼之曰：「仗匹夫節，挽九廟靈，其志可嘉，其愚不可及也。有六尺孤，無一杯土，斯人既逝，斯事誰復圖之。」張勳其人其事，殊不易立言，好事的新聞記者，亦不敢弄筆墨。徐樹錚獨能褒之貶之，大義凜然。

民國十四年三月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因病逝世於北平。徐樹錚輓以聯云：「百年之政，孰若民先，曷居乎一言而興，一言而喪；十稔以選，使無公在，正不知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」。上聯出自四書，下聯引曹操「設使國家無有孤，不知當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」語，尤膾炙人口。

殺陸建章種下禍根

北洋政府府院之爭，經徐世昌調解，孫洪伊、徐樹錚同時免職，便暫告結束。徐樹錚雖經免職，但仍居段祺瑞幕後，策劃軍政大計。如對德絕交、對德宣戰，徐樹錚皆參謀其事。段祺瑞以中國既對德參戰，便不能無兵，乃於民國六年成立模範軍兩師，以徐樹錚主其事，待命開赴歐洲戰場。並與日本成立西原借款，所有槍械，皆由日本供給。但終未派遣一兵一卒往歐，後來則

成了段祺瑞私人的武力。至民國七年，直皖兩系因討伐西南問題，各懷異志，漸露裂痕。時因廣州護法政府成立，北洋政府國務院段祺瑞欲施武力，總統馮國璋則主議和，此即北洋軍分裂為直皖兩系之原因。蓋段祺瑞征湘，無異自取其災。及吳佩孚反抗中央，與敵媾和，率師北返。威脅迫臨，段祺瑞有不得不辭去首揆之勢。幸徐樹錚情急智生，力挽危機，未經段祺瑞許可（告知亦不會許），獨斷專行，私赴關外，與奉系張作霖勾結，許以步槍二萬五千枝為張壽。張乃以申討馮玉祥為名，親率大軍入關，並委徐樹錚為副司令。

通常謹守慎為的輔佐人士，對主官的大政方針，是不敢自作主張的，獨徐樹錚敢作敢為，又為而有成。段祺瑞事前未明徐樹錚之所圖，深為不滿，並曾痛罵徐樹錚；但徐樹錚此舉，雖近乎冒昧，實作了皖系的還魂丹，挽救了段祺瑞的頹勢。段祺瑞之所以始終愛重徐樹錚者，類皆若此。

當直、皖矛盾緊張之際，曾為直系秘密積極奔走活動以反段祺瑞者，即為馮玉祥之母舅陸建章（字朗齋，安徽人，原陝西省督軍，北洋政府封為炳威將軍）。徐樹錚為救皖系之急，因特恨之，致逞一時之氣，於七年六月十五日，誘殺陸建章於天津。十六日，北政府並發表一項命令：「陸建章在魯、皖、陝運動土匪，意圖擾亂。進復在津與亂黨勾結。現經奉軍拘捕正法，應予褫奪公權，以昭炯戒。」事實真相如何，姑置勿論，而徐樹錚後來在廊坊召禍之因，即伏根於此。

事後，段祺瑞以陸建章與馮玉祥為至親，馮玉祥又勢力方張之際，深恐因此構怨，便亟欲從

中彌縫，乃贈賄陸家大洋五千元。並以馮玉祥方下湖南常德為由，開復其原官。越數日，又授以勳四位，藉圖安撫。可是馮玉祥則隱忍在心，絕口不發一言，其內心之憤恨沉痛，蓋可想耳。直至民國十四年，機會到了，方對徐樹錚下手報復。

倉皇遇難張冠李戴

徐樹錚自桂林會晤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後，十二年經福建至上海，受人誣陷，被租界工部局拘留，迫令出洋。十四年一月，即奉段祺瑞令派赴歐、美、日本考察。率隨員十餘人，經歷十餘國，於是年十二月返國，隨北上赴京向段祺瑞覆命。

時國內爭端又起，政局震動未安，蓋段祺瑞此次之能起而臨時執政，實有賴奉直兩大勢力集團之擁戴；然此兩大集團勢力，又皆不滿於徐樹錚者，段祺瑞深恐徐樹錚來京引致風波，便欲阻之暫緩其行。徐樹錚好友，亦多作如是之勸阻；但徐樹錚不顧，仍冒然赴京謁段祺瑞。當向段祺瑞建議頗多。說者謂不外企圖挽回段之頹勢，並謀自固之道。但段祺瑞心惶恐，殊不耐，急促徐樹錚南返，免惹是非。徐樹錚臨行，猶意態洋洋，絕無其他的顧慮。不意車至廊坊，變故突發，一代雄才，竟長辭世。時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（或謂為三十日晨，當係午夜時間欠明之差），享年四十六歲。次日，各報載廊坊陸承武電云：

「……徐賊樹錚，性情陰險，人格卑劣，包藏禍心，釀成內亂，毒遍全國，天地不容。先君

建章公，曾以微嫌，竟遭徐賊慘害，國人髮指，同胞不平。承武泣泣吞聲，於茲七載，銜此不共戴天之恨，固無時不以刺刃仇腹為懷；幸賴先君在天之靈，使巨奸無所逃跡。本月二十九日，遇徐賊於廊坊，手加誅戮，以雪國人之公憤，藉報殺父之深仇。隨電涕零，伏祈公鑒。陸承武泣叩卅」。

越日，各報又載張之江致北京鹿鍾麟（張、鹿參見中外雜誌二二〇及二二一兩期）電，報告經過情形云：

「……卅日電敬悉。兄於感日抵廊後，即赴落袋楊村一帶，分配駐軍，並看陣亡官兵，曾經電達。卅日早返廊坊，據偵探隊長田雲清報稱：車站附近，發現屍體一具，腦部洞穿，想係被人槍殺。該隊長曾向居民調查，據述：昨夜有自稱陸某者，率領二十餘人，聲言其父陸建章，七年前被徐樹錚所害，故將徐氏槍殺，為父報仇云云。據報後，當即親赴屍地暨各處查看，陸某已不知去向，究竟被殺者是否徐氏？尙不得而知。至死者遺體，當飭洪醫官妥為照料。此經過情形也。特覆。小兄之江世（三十一）印」。

徐樹錚倉皇遇難，根據以上兩電所述，其事皆若明若晦，後電尤無法自圓其說。其瞭解這段恩怨者，誰是元兇，自難掩盡世人耳目。當時徐樹錚的隨員，並已將親歷目睹的情況，通函詳述公告於世。徐樹錚之子徐道鄰，亦有「廊坊事變紀實」，皆足資為佐證。事實俱在，應難欺蒙混過。

不過段祺瑞當時聞耗，「鳥未倦飛悲翼折」

，傷軀自然是不免的。然其自身也正處於被煎迫之境，岌岌可危，當時既未去追究，也不敢去追究。有人請其明令褒揚撫卹者，段祺瑞恐有觸時忌，亦竟不果行。

未久，十五年四月，政局劇變，段祺瑞自身地位亦莫保全，退回天津作寓公去了。以後僅爲徐樹錚撰了一神道碑，雖多致惋惜讚頌之詞，關於致禍之由，則仍多隱約其詞，不敢直陳無諱。徐樹錚之死，便如是草草終場。

名父之子有仇莫報

民國三十四年四月，徐樹錚之子徐道鄰，正任職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，時距徐樹錚之被害（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），將近二十年，按照我國刑法規定，刑事訴訟之起訴權，不得超過二十年。徐道鄰乃於是年十一月辭去公職，具狀四川重慶地方法院，控告當年馮玉祥之代理司令張之江（時任中央國術館館長）以殺父之罪。謂戕其父者，非陸建章之子，而爲張之江。狀曰：

「爲拖恨二十載，父冤未雪，懲將殺人犯張之江拘捕到院，依法偵查，按律論處，以伸法紀事。竊先父諱樹錚，於民國十四年多，自歐美考察政治經濟回國，到北平向政府述職；不知何故，遭當時野心軍閥之忌；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專車去津轉滬，冀就考察所得，編述報告，供政府參考。不料行抵張之江駐防之廊房，先聞歡迎聲音，旋有張之參謀長持張之江名片登車，口稱『張司令請徐專使下車』。時先父因在京勞頓，擬請張司令來車晤談，該參謀長聲色俱厲，飭馬

弁扶持先父以去；同行隨員均被驅下車，行李及各國考察所得資料，悉數被劫。先父到司令部後，即被幽禁一室；隨員等則先行至會客室。時有軍事隨員褚其祥，久歷行伍，熟人較多，行動稍能自由，遙聞有人打電話稱：『徐樹錚已拿到請示……』。褚知事不妙，即要求見張司令，不許。旋隨員等均被押入司令部之馬棚，月明如畫，奇寒刺骨，約一小時後，突聞槍聲數響，咸垂淚相向，不敢出聲。然均感覺一代偉人，恐已隨此數響而長逝。時爲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夜。翌晨，隨員等獲釋，查詢先父所在，均稱不知。事後經該部軍醫院長洪某之指點，始在司令部某地，掘得先父遺體。蓋被張之江等殺害後，加以掩埋，冀圖滅跡。其蓄意殺人，固已昭然若揭；乃復施其移花接木手段，於謀殺之翌日，竟自天津招來陸建章之子陸承武迫其承認『爲復父仇，故將某某殺害』；並通電各報大肆厥辭。抑知陸建章之伏法，當時政府有案可稽，先父豈得擅專？乃竟然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，假借陸承武之一紙通電，以洗刷本人謀殺國家命官之殺人罪行，寧非異事？且陸承武何人，竟能令號兵高吹歡迎號音，又命參謀長持片上車請客，且公然在司令部中殺害政府要員；謂非該司令張之江之事後假借陸某名義，冀圖掩蓋自己罪行，其誰信之？段公合肥爲先父作神道碑，有云：『至廊房而竟遇害，嗚呼痛哉！余之過也，所謂仇者僞也。』可爲鐵證。乃張之江等逍遙法外，轉瞬二十載。鄰初以時當亂世，國家綱紀未立，不足以言申雪；繼則以抗戰軍興，舉國從戎，未敢忽國悲而急

私仇。現則勝利來臨，厲行法治，且按照刑法之規定，刑事訴訟之起訴權，滿二十年而消滅。時機已迫，無可再緩。爰特訴情鈞院，將謀害先父之殺人犯張之江拘提到院，依法偵查，按律論處，以申奇冤，而彰法紀；不勝感激待命之至。謹狀。」

並控馮玉祥於軍事委員會，法曹均以時效已過爲理由，不予起訴。國法不外天理人情，本來是合情合理之事，祇欠法裁，遂使徐道鄰父仇莫報，自然是他要抱恨終天！

避觸時忌飾終無典

徐樹錚於廊坊倉皇遇難，嗟悼之者，固不乏人，謂爲長才難得，邊事更少經營的人；而稱快者，亦大有人在，目之爲危險人物，謂爲少一挑撥政潮、鼓動內爭的人。平心論事，徐樹錚實爲當代未可多得之人才，其一生行事，雖有可議之處，但志在匡時經國，乃以操之過激，致遭嫌忌。其所作政治活動敢爲非常之舉，亦不免識見每多不能克副。唯其功績有不可掩沒者，則爲收復外蒙一事。膠州宿儒柯劭志（鳳孫）所爲徐樹錚墓誌有云：「公去不淪時，俄人入寇，陷庫倫，而邊事不可問矣。惟執國柄，自棄燕雲，詎道清議。君雖譽謗滿天下，然漢朔之績，即質之忌者，亦無異詞。」便可代表一般公平持論者之見。

徐樹錚十四年出國考察列國，年底返國入京覆命之前，曾專程訪問過孫傳芳（字馨遠，山東人，時自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兼三軍總司令），這是當時最惹人注意之事，姑置不說。再則親赴南

通訪問張謇（季直，見中外雜誌二二〇期），兩人交談甚歡，季直且以前程遠大期之。旋聞廊坊遇害，傷感之餘，並輓之以聯云：

語誠無端，聽大江東去歌殘，忽焉感流不盡英雄血。

邊才正亟，歎瀚海西頭事大，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。

既歎邊才難得，更追懷外蒙治績，着眼深遠，實非尋常泛泛之作可比。季直除聯輓之外，復作「滿江紅」一詞以悼之。詞云：

策蹇彭城，看芒碭山川猶昨。數人物，蕭曹去後，徐邱應霸。家世不屬樊噲狗

中

外

詩

壇

國際學人酬唱集

羅尚主編

次韻答戎菴見憶

香港·何敬羣

少年虛度老無成，徒握詩籌寄性情。
雲外雲鴻橫遠陣，窗前蟋蟀動秋聲。
扶開塵網將焉往，但托空言吐不平。
却喜相知勞問訊，放歌聊遣有涯生。

重陽登太平山遙奠先靈作

香港·涂公遂

奔輪歲月又重陽，忍涕登臨望祖鄉。
一杖環山循舊徑，微風拂袂送新涼。
飛鴻無影天空碧，叢木初凋菊有黃。

，聲名曾雋燕昭馬。戰城南小怯亦何妨

，能為下。將玉帛，視棋暇，聽金鼓，橫刀叱。趁續完籌傳，更編遺雅（徐樹錚文集名）。反命終中知遇感，履凶不論

恩仇價。好男兒為鬼亦英雄，誰堪假！康南海（有為）亦為詞悼之。詞云：

其雄略足以橫一世，其霸氣足以臨九州，其才兼乎文武，其識通於新舊；既營內而拓外，翳杜斷而房謀；又駁歷乎域外，增學於四州；其暗鳴廢千人，其詞視無全牛；其飛動高歌擅崑曲，其嫵媚

縱目繁華珠玉地，終憐文物付滄桑。

次韻答新雄臺北

前人

垂老吁嗟似放翁，幾驚白日貫長虹。
山遙海闊懷人遠，柳瘦楓凋坐雨濛。
亂世徒憐天尚醉，邪諛任搆道無窮。
師儒分席同聲氣，額手鯨洋挹好風。

再疊韻奉答遂翁

陳新雄

香江最憶兩仙翁，筆力千鈞氣貫虹。
久許詞壇揚姓字，更從人海啓冥濛。
河山垂淚波難靜，鄉國生哀恨豈窮。

清詞追柳周。大盜竟殺猛士兮！天人起

邦家殄瘁之愁；假生百命之前，為人龍而寡俦。袁世凱內爭兮，碎明於九幽。

一代人豪，竟不克展其懷抱，而死於非命。悲國失良才，溢於言表。張謇、康有為兩人，對當代武人素不輕加讚譽，獨對徐樹錚才兼文武，一稱為「龍虎人」，一崇為「猛士」，徐樹錚似

應死而無憾了！祇是英年早逝，死非其時，死非其地。雖死於知遇最隆的段祺瑞執政之際，却當段祺瑞最倒霉失意之會，竟為避觸權勢之忌，而無飾終之典，論人情道理，却很說不過去。

（全文完）

祇讀我公詩什後，浩然相激起雄風。

贈韓國史在東教授

前人

勝友新知史在東，臺員傾蓋笑顏豐。
開顏歡語清塵接，淨眼欣看冀北空。
韓夏交親風因遠，文章雅韻一杯同。
總由好尚深相契，抵掌當然氣若虹。

屢却東遊之邀有懷梁寒操葉公超

二先生

香港·許衍章

憶昔臺瀛訪舊遊，梁園葉館最宜秋。
談鄉論世盤桓久，祇為南朝日落愁。
貞松勁竹歲寒姿，二老清標共一時。
孤寄人間來復往，蒼涼身世有誰知。
譽誇陳言是忠報，貞元朝士幾人存。
頽風吹徹瀛洲土，往跡興亡不忍論。
人亡邦瘁事多違，未忍重臨抱恨歸。
一自梁摧葉殘後，舊時景物已全非。